

樂山縣志卷之十三

文

蜀漢

費詩列傳

三國志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縣竹令先主攻
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
督軍從事出爲犍柯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
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
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一

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
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
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
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
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
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
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

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
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
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
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
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
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
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

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
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
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
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
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
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
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
征之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
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

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晉

費詩志

華陽國志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也先主領牧爲前部司馬羣臣勸先主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盜故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三

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尅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獲子嬰猶尙推讓况未出門便欲自立耶以是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丞相亮南征魏將李鴻來降說使自謝之也

費立志

費立志建熙健爲南安人也父揖字君讓巴西太守立學義冲邃元静沈嘿察孝廉王國中尉王年少好輕行遊觀立常正色匡諫及上疏風李本作諷喻辭義劇切合箴規之體出爲成都令縣名難治立莅之垂績以性公亮

入爲州大中正除巴西太守不就轉梁益寧三州都督兼尙書值大駕西幸長安常與大臣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每准正三州人物品格褒貶帥意方劉李本規無復疏規莫不畏敬然委曲者多恨其繩墨數辭諸郡意在河秦汝潁久之朝議欲以爲荊州永嘉六年與子并沒于李本胡寇立時漢國呂毅叔偉德以清彥辟別舉秀才尙書郎秦國內史長水校尉員外常侍梁州都督

與立同沒胡寇劉吳何李本此數句並作正文

唐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

送張都督赴嘉州序

全文多缺悞又楊升菴藝文志收此作任華文

于邵

伊人之平康由我以專達否則政弛人何賴焉在昔漢宣永懷至理思與二千石之良者共之貞深一作竟探其元以化天下非道熙陟降理際天地一作人則不可膺是高選尙書左僕射冀國公審才以底用論定而後請將欲更蘓息復整齊且如張公無出其右繫受授則爲憺怛彼嘉陽之人所益多矣况學致廣大心自精微議道置法若示諸掌一舉雲翼三十爲郎分兵領部義然後取

以公之才大時論用少以今之多艱乎謂用大則用之
大用小則用之小在我而已亦無憎焉良月撰吉輕舟
既具長空青冥未有黃落緹騎百從載旌而前戈矛生
風左右如武且犀灘古地熊阜外虞通波萬里賓客攸
攝其無以易者盍思無邪耶嘗寮爲心望此行矣大幕
邀餞三軍助較一作教樂只君子如何可忘而後利涉信
宿人歸父母其顏渥丹下令如春受教賜知常謀始疑
不浹年而國賦足軍實倍啓迪恢達爲諸侯雄

嘉州凌雲寺大佛像記

韋 臯

惟聖立教惟賢啓聖用大而利博功成而化神卽於空
開塵刹之迷垂其象濟天下之險嘉州凌雲寺大佛石
像可以觀其旨也神用潛運風濤密移肸鬻幽晦孰原
其故在昔岷江沒日漂山東至犍爲與涼山鬪突怒哮
吼雷霆百里縈繳觸崖蕩爲廡空舟隨波去人亦不予
惟蜀雄都控引吳楚建茲淪溺日月繼及開元初有沙
門海通者哀此習險厥惟天難剋其能仁迴彼造物以
此山淙流激湍峭壁萬仞謂石可改而下江可積而平
若廣開慈容廓輪相善因可作衆力可集由是崇未來

因作古佛像俾前刼後刼修之無窮於是規廣長圖堅
久頂圍百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以稱之惟子來財
則檀施江湖淮海珍貨必至債師金工亦罔不臻於是
人夫競力千鎚齊奮大石雷墜伏螭潛駭巨谷將盈水
恠易空時積日競月將歲就不數載而聖容儼然岿岿
亭亭岌岌青冥如現大身滿虛空界驚流怒濤險自砥
平蕭蕭空山寂照煙月由內及外觀心類境則八風澄
而愛河靜也余以爲人之生也違道好徑故哲聖因其
所欲示之以進修其行滿於此而福應在彼理甚昭矣

至奪天險以慈力易暴浪爲安流何哉詳萬緣本生於
妄知妄本寂萬緣皆空空有尙無險夷焉在至聖寂照
非空非有隨感則應唯識淺深化於無源奚有不變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平斯險也彼海上人發誠之至救
物之宏時有郡吏將求賄於禪師師曰自目可剗佛財
難得吏發怒曰嘗試將來師乃自抉其目捧盤致之吏
因大驚奔走祈悔夫專誠一意至忘其身雖迴山轉日
可也况宏我聖道勵茲羣心安彼暴流俾其寧息其應
速宜矣而功巨因廣其費億萬金全身未畢禪師去世於

戲力善歸仁爲可繼也其後有連帥章仇兼瓊者持俸錢二十萬以濟其經費開元中詔賜麻鹽之稅實資修營事感天人剋遵前志諒禪師經始之謀大慮終之智朗苟利物以便人期億劫以同濟貞元初資天子命我守茲坤隅乃諫匠石籌厥庸從蓮花坐上及至於膝功未就者幾乎百尺貞元五年有詔郡國伽藍修舊起廢遂命工徒以俸錢五十萬佐其費或丹采以章之或金寶以嚴之至今十九年而跌足或形蓮花出水如自天降如從地湧象設備矣相好具矣爰紀本末用昭厥功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七

宋

郝節娥列傳

宋 史

郝節娥嘉州倡家女生五歲母倡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倡娥不樂倡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便終良可乎母益怒旦箠旦罵洪雅春時爲蠶叢祠倡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倡與娥徐往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掙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

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於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清音亭記

邵博

天下山水之觀在蜀蜀之勝曰嘉州州之勝曰凌雲寺寺南山又其最勝也有近歲所謂廉訪者輒曰亭雖佳其名字於吾意不可自書爲橫山堂易之余舊聞寺有東坡遺跡過而訪焉照禪師告余以故嗟乎此孔子習禮之樹所以不免於宋人也雖然東坡前日之不幸何獨此哉而小人之無忌憚則不復有加矣舊榜尙存復置於額而并刻之石且記其事以爲往來士大夫之一笑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八

藏丹洞記

陸游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矐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仙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

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於此遠矣方上古爲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仙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以蛻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記

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犍爲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九

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十日題

嘉定府延祥觀鐘銘

魏了翁

二五之運徵爲五聲周流相濟混緩相成人於天地稟氣受形蓋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爲大鏞以首入音夙夜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壞聲謝器沈二氏之宮僅存於今制雖戾古所發亦深尙敬爾聰后帝女臨

明

安磐列傳

明史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十

劉養韋霽魏彬主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饋遺今銳口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儉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尙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

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磬一月帝頻興齋醮磬又抗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鎖南囚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日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斯役夤緣冒遷旣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遊幸土木導以征代方且

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戶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戶張僅下詔獄磬與同官張漢卿張達葛鴟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磬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磬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率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

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保首領亦已幸矣尙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脈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蠶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磐言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可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徐文華列傳

徐文華字用先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璽書獎勞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

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啟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畧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

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闈陛下降紉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卧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寵主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幾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文華旣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會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證經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闡於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爲民時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卽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

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義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璉萼獻夫以議禮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文

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程啟充列傳

程啟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啟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准首功今倖門大啟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

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椽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爲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羣臣待漏入賀日晡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者死於禁門啟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都督馬昂進妊身女弟啟充等力爭旣又極陳

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糜倉儲八十七萬餘石啟充力言之冒支弊絕以憂歸世宗卽位起故官卽爭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小房火啟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况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

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
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
邊帥僨師不得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
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
災變報聞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
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
因論敬銳等罪並言守仁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
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啟充輕信被黜知縣
章立梅摺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也主事陸

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應軫與澄帝曰守仁
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亂特加封爵以酬大功
不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啟充
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諫不納啟充素蹇諤張璉桂
萼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爲啟充所劾璉萼因指啟
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
慶初贈光祿少卿

彭汝寔列傳

彭汝寔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吏

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操江伍文定不卽議勦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並從之呂柟鄒守益下獄汝寔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羣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物變於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爲合禮以守正爲沽直長鯨巨鯿決網自如腴田甲第橫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而經筵進講畧無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答棄燕閒於

女寵委腹心於貂璫二廖諸張尙然緩死李隆蘓晉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慶王台浚事聽戡汝寔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瑤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瑋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爲惶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費宏石瑤夜入楊一清門今不聞召問一清一清又久不爲白何也陛下卽

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怒罷去今其長子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並其次子及壻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也願追究主使之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譏外蕃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爲聰等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聰等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啟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卑不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閒住與程啟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十八

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尊經閣碑記

張瓚

國家天啟休明無疆之運九有一統郡邑至荒服莫不有學徵用儒雅以闡大猷薰然禮樂之化者百餘年矣蜀嘉郡學興圯不知其幾往往爲水所墊更置至再然皆遷就舊貫未能脫其弊陋大成殿雖得山水嘉處亦一時草創殊不稱瞻仰會稽魏瀚孔淵以明進士才御史來守是郡慨然以修廢舉墜爲己任去險爲易撤故爲新廣其規制闢以亨衢葺師生齋舍缺居民室家泓

然泮池屹然三橋森然戟門翼然垣墉以至庖湑祭器之屬靡不完整然謂朝廷崇奉宣聖嘉惠來學頒布六經御製列典宸翰奎章奚可褻視乃於禮殿後相高明孕秀之地卽古之萬景樓缺恢建一閣以儲古今聖賢六籍名曰尊經穹麗雄偉峻極於天金碧丹青煥爛雲漢回視舊觀實相倍蓰學正周欽訓導缺哲童實率諸生詣行臺請言以紀成功予曩奉命東征過嘉以師行未及至其地繼而巡歷過此以故事謁廟始獲一登覽誠猶天造而地設也俯仰間但覺泠然音者與耳會淵

然光者與目會虛通而爽朗者與心會規模布置豐殺隆卑若相拱揖應酬不暇余自入仕途足跡半寰中求其形勝規制如此學之高明宏敞絕無而僅見因謂天下之治起於郡邑而郡邑之治始自學校學校所以明人倫也民俗之隆污土習之淳澆率於是乎係而賢才政本胥此焉出其不輕而重較然矣今之爲郡邑長吏者皇皇賦訟簿書缺過字缺三及之不過保殘守弊幸其無事以去或有能任厥責增崇聿新而侈費橫斂病民蠹財獲罪清議又奚足貴其能知明倫立教尊經重本

之意者則又槩乎無聞也嘉之有學幾百年山水形勝固在而爲郡者不知幾何人乃有待於今日不大缺煥然改觀豈得人之難有如是耶嗚呼士之遊歌於斯者亦可謂幸矣尙思聖賢之所以垂訓朝廷之所以設教郡守之所以興學無非以六經之道明於心體於身見之於事功措之於國家天下爲孝子爲義士爲忠臣爲良吏如青天白日奴隸皆知爲清明鳳凰芝草賢愚皆稱爲美瑞炳炳烺烺垂耀無窮斯爲不負所學也魏守治郡之績頗多此特其要且大者余嘗疏聞於朝以旌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二十

美之而同知鄧清州判潘謙吏目趙禧皆能力相其成用並書之以最後來云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春正月己丑立石

嘉定州修城記

安 磐

吾州介山水中西北刊山爲城東南瀆水爲堤堤卽城也城東一水自北來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來曰青衣水自西南徼外來曰沫水三水皆迅急皆會州東南皆能爲州城患而沫爲最夏秋之交常平城秦李冰鑿離堆以避其患唐韋臯鎮蜀時伐凌雲以殺其怒宋麴紹

作斗門以走其暴凡以節茲三水也嘗聞之父老云永樂中州學在岸南數十步以今計之正當中流決嚙遷徙可知矣正統中郡守段公鑑防以杉柵成化中郡守魏公瀚障以石堤自是乃得不徙州人賴焉者數十年歲久而木朽石傾而地削州人於是復有憂色正德六年安成胡侯準以能名自維摩移守茲土屬搗賊亂東北重以內水之變州縣戒嚴吾州人之可憂者又有出於三水之外侯時調集兵餉日不暇給乃別駕秦隴胡侯纘宗奉檄修城城立而盜不敢近別駕升秩去雨水

壞成十六七侯曰予辱守土其可使茲無城乃謀父老及大參童公瑞侍御徐公文華暨磐曰予將城矣又曰自用兵來所在皆城然輒壞屢役不止予將城焉而俾可久又曰州人病矣公帑有金儲倉有穀予惟藉其力焉童公而下咸曰惟侯幸惠我嘉人乃上其事總制少保彭公澤巡撫部御史馬公某巡按侍御王公鏜方伯胡公宗道大參邵公賁少參盧公綸僉憲郭公東山悉從侯議而郭公主張助成爲最力侯乃率執事者矢之神曰必期率事無疎緩乾没者有幽罰八年仲冬望日

始事掘地深八尺萬杵齊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於上編柏爲柵以附於石柵之外仍衛以土石自柵而上東城高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則以漸而殺上置女牆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餘尺凡石必方整合石必以灰一石不如意者雖累數十石其上必易如其令者賞違者罰人人感侯之義莫有毫毛苟且爲心者功半大水卒至叫跳衝擊漫漫者三日州人相視失色旣水落城石無分寸動移者民益歡呼牽引赴事或至夜分重以澧陽汪侯儉受侯代至亦相與成之於是茲

城凡八閱月而成其西北二方之未城者則汪侯之任也四方來觀者咸曰壯哉斯城未見也父老曰段侯以木魏侯以石胡侯實兼之城如是焉世世夫何憂且侯用財當而運謀審待物誠而集思衆又能不畏騰口成茲大功不可不記以垂無極因以委磐磐謂侯在州之政皆可書而茲其大者故記之

福安寺記

福安寺在三峩山之麓舊名南陵鎮後負崇崗前臨沫水左帶土溪右峙石柱

闕三字

出蒼蔚迴合一西南之幽

鬱曠邈處也寺創於勝國時歲久就荒鞠爲茂草宣德

字闕

二人余友才捐地楊文捐資拓之寺僧慶祖始新之

成化中如聰印崑繼飾之嘉靖三年僧海坤海安海澄諸浮屠乃完之始之新之也有殿而無西方之相無止息之廊繼之飾之也有殿有廊而無門無垣無田以食

至坤之完之也乃有天王殿一基有山門四

闕

一有垣

四百丈有田若干畝土人言坤與安澄其業淨故其信孚其衆從故其事辦其底於成固宜也坤來請記余聞西方之教一切皆空自入中土爲之徒者競爲寺刹室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二十三

宇以相觀示者又何哉諸經說佛所居多瓔珠貝玉幡幢麾盖臺榭苑舍几檻園池豈亦顯設示化固教之一端歟抑吾於坤有感也吾人任崇教振俗之責者於先哲祠宇視如傳舍不一葺甚者又從而壞之以便其私圖此其人視坤何如也嗚呼此吾所以有感於坤也作福安寺記

遊偃山浮閣記

毛鳳韶

嘉州舊國江山雄奇江之東上龜山若起而伏昔人慕老氏者鑿巖以居名八仙洞歲久脫壞嘉靖乙未歲釋

流據之益宏其規且緣巖建樓以護洞門司諫彭子汝實題曰偃山浮閣丙申正月十又四日太守周子宗鎬貳守邱子民心別駕姚子雷暨鳳韶以鄉進士王子表劉子泰享黃子正大楊子維陰子鳳麟趙子奇之約來會是山彭子亦與焉韶從諸君子褰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隘而是日獨霽千巖萬壑之勝舉在目中一洗塵陋憑高發興或奕棋或投壺援筆臨賦酌泉瀹茗於古松黃葛錯節叢陰之下盡日而返噫一行作吏乃亦有一適如此者乎夫孰非君之賜也或曰二三君子聖

人之徒也而奚仙佛宮之遊余曰老佛者依吾儒而存者也使求仙者不以忠孝仁信爲本學佛者不以心性靜寂爲宗有乖於吾儒之教豈能至今不廢乎雖然聖人之意亦可見矣男女與食肉生民之常不可一日廢者而獨於此輩有禁犯之者行道之人皆得而問之何哉得非不廢其教姑使之自擇利害以爲趨合乎諸君子以是說曉桑門之衆使能者反之以盡倫不能者從之以盡命又奚不可哉或人曰然因并記之命建樓住持圓澄刻於石號秋月

嘉定州重修廟學碑記

江朝宗

嘉州蜀之文獻巨邦也州之學宮據萬景山麓去州治西百步許三峩峙其右九頂列其左雅錦二江潏洄環合於前實州之形勝也士之游歌其間者彬彬濟濟出而掇巍科躋膺仕建功立業於時者又代不乏人奈何舍宇歲久多所圯壞守土之臣未必皆敦本崇儒之士故視學校之廢興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良可慨也宏治辛酉冬侍御蕭公珂檄馬湖貳守廖侯森來攝州事下車首詣學宮見門墻傾頽棟宇摧剝堂殿廊廡上漏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二十五

旁穿幾不蔽風雨乃嘆曰學宮所以奉綏聖靈育養賢才之所也今若是豈聖明建學之心乎遂銳意修葺興復時憲副蘓公葵以翰林出督學政適行部至嘉又拳拳責成於侯侯遂集衆鳩工徵材伐石鼎豎櫺星門三座門地峻敞風雨凌震難爲經久之謀侯伐石萬餘凡舊施陶瓦土木所爲者皆以堅珉代之上施彩漆金碧望之巍然輝映遠近門之前舊爲泮池池之南圃鼎豎觀德亭二楹各三間儒學門之內立聚奎閣三間由講堂後砍山骨甃砌兩衢相向盤旋而登階百餘蹬至萬

景山之半立高美亭亭分八隅翬飛雄渾其材之良工之精皆蜀之所未有也侯意亭之地位高亢明爽加之名山秀水畢在目睫故有是名實假粗以喻精也雖取公孫之言向尼父川上之嘆子淵仰鑽瞻忽之微意寓焉至於戟門殿廡講堂齋舍凡傾邪者正之剝落者葺之損者易之弊者補之又皆重加藻飾丹堊一新樹以松柏繚以周垣罔不備至時侍御史陳公珀繼巡吾蜀藩臬憲副尹公嘉言少參郭公祥鵬僉憲朱公璣相繼巡守是邦皆臨學週視賞嘆不已且皆有所助故民不

知勞而事易集如此實經始於壬戌春正月庚辰落成於癸亥二月乙丑學政程君文衡程君達道龔君仕隆龔君諫具述顛末介書遣庠生韓暎踵門求予言以紀侯興作歲月予惟有功於民者皆當祀先師孔子之功賢於堯舜者也當與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照臨同爲廣大悠久微孔子三綱淪五倫敦凡有血氣者相戕相靡淪胥而爲夷狄禽獸之歸不難矣雖有粟吾得食諸近世以來雖有科舉之學人心大壞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有司之所以懲勸作興皆非先王設庠

序明人倫扶世教之本心亦非聖明設學官命憲臣教養諸生務求真才之盛意雖日率諸生誦法孔子不過以佔畢補綴而爲能功名利達而爲念講求先聖先王之道德禮樂刑政法制於遺經者不啻猶魚之筌兔之蹄求僥倖於萬一而已也就中能身體力行尋向上去窮則不失其身達則不離乎道者幾何人哉間有之亦一齊衆楚反羣從而咻之良可恠也先正有言爲名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使心誠在於利焉則內輕而外重得淺而誘大馴至於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他日

有司悞取而用之則身謀家謀之不暇况學校乎學校且然况遠而天下衆而萬民乎此嘉州之學所以又待廖侯也廖侯攝嘉者也攝嘉僅周期而百廢俱興不特學宮爲然使其真守茲土而盡其所施嘉之爲嘉又不知將何如也森侯名字孔秀江右太和人以鄉進士起家釋褐初知涪州有馴虎之異當道廉其賢交章以薦三載考績朝廷錫璽書以旌之且封贈其父母盖近時任牧民者所未有也諸生覩侯興學之功體侯命亭之意可不擇其遠且大者以自懋焉時相其成者州判劉

君昺陳君魁判幕張君文政董其事者庠生任邦佐程志翀義官王纓云

嘉定州創建九峯書院記

彭汝實

嘉靖辛卯秋御史大梁熊子爵奉命諭蜀所至以興學育才爲務旣拔省下諸生聚講大益書院矣明年行部過嘉登凌雲山謂參伯何子鰲憲僉鍾子錫曰此邵公濟所謂山水處耶怡曠平衍猶夫大益而靈英葱蒨之氣過焉盍爲諸生謀之皆曰諾乃白諸御史大夫鉅野宋滄公滄公曰茲余意也熊子乃節縮公帑之盈凡五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二十八

百金而郡守郝子鼎實經理焉旣事乃偕郡師生以熊子何子鍾子牘來乞言於余余維書院之設自昔有之說者以謂肇自有宋或以襲勝或以表賢或以敦祀其最著者如白鹿崇正紫陽是也三代以還鄉遂州縣黨鄙之地皆有學稱凡以翼化而廣教焉耳今之書院古鄉義學也豈獨宋人然入我朝師儒黌舍之盛極矣外至武衛番夷莫不有學若無事於此者西山真氏曰彌近民者教彌數書院豈嫌於數耶乃九峯之書院大可稱述者四而谿田可廩澗芹可薦不與焉秀據東南三

江如赴諸峯巒岿如九華而峩眉疊巘適相拱揖造化
停蓄之秘將必有發於人文焉者其勝可稱也韋臯鎮
蜀之日有黔僧因山鑿像紺殿十層其徒日衆盤礴至
今雖昔人好稱賢願爲漢嘉守者不過曰載酒凌雲耳
九峯勝處乃今無恙如有待焉其數可稱也學宮負高
標山陽爲黃冠據久矣先是邾子刻我皇上敬一箴於
其上至是熊子復創書院於此兩山皆歸學宮崇正黜
邪之意不謀以合其教可稱也諸峯舊多名跡宋儒有
治易洞有洗墨池有見易大書宏治中郡士大夫習靜

者益衆凡今以文章節義顯者多發跡茲山絃誦之聲
至今達旦隱隱一鬢舍焉樓宇雖創檠笈習游學士便
之由俗善因其政可稱也四者皆山川之助時輯而屢
省之政不能無望於嗣來者聖有謨訓時有典型高山
仰止則諸生居靜致遠責也宰相與成之以無負於嘉
山水哉以無負於良有司哉書院總若干楹有講堂堂
後有樓曰擁翠堂之東西樓之左右翼以長廊以舍諸
生前有戟門門腋有碑亭者二附高棟處有兩寢室以
居山長室旁有庫最後有靜觀亭最前有洗墨亭拾級

而上有枋翬翔廳事繚垣周結以石輪奐之美比隆學宮凡八閱月而告成事焉可謂不愆於素矣諸有事於書院者訓導尹秀芳而下皆刻其名氏於碑陰云

三有洞天象刻記

洞主璉師振宗遂寧元山席宗伯再從弟也駐錫漢嘉東山東北時卽禪僧秋月庵上示病往來峩眉瓦屋間久矣璉師妙悟可語或攜雙鶴渡江訪之與師憇息松陰相對不語輒以終日然謔浪時發詞指截截詩偈中能作無臺非樹語盖亦慕苦空而息機者耶嘗施食峩

眉蜀宗府爲之飯僧萬計還洞則結足穴居寂苦甚力郡檀越陳引禮睿等率衆齎糧乃戢東山故洞以依師未幾三券門成未幾諸蓮座成又未幾三金五采爛然矣余謂師曰佛氏宗旨至空而無乃故設象厓石物而不化豈師西來意耶師曰非至有不有非至無不無無有乃化有有乃神神斯化矣此正西方象教也涅槃經曰能出三有苦普八無爲樂出入在彼不在此苦樂在我不在物有固所以爲無也余聞師說曰念昔人所謂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者此類也哉爰題其洞額曰三有

洞天而附師說於厓石師曰老頭陀將付三有與希夷
抱樸諸山自爲有無愚其西行息老雪山求所謂眞無
以出此三有爲再來公案云

彭孔彰墓道碑

楊廉

有明奉議大夫大理府同知誥贈奉政大夫彭公墓碣
給舍彭君汝實謂予曰先君之葬三十有七年矣墓上
石猶缺焉未書繼而以狀相屬哀戚之容可掬予亦愴
然乃按狀序之君諱鏡初字孔彰後易德昭別號龍山
道人其先祖楚之蔴城人始祖諱啟宗遷蜀定居嘉定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三十一

曾大父諱紹經大父諱惠父諱伏緣母曹氏繼母燕氏
尙氏君領丙子鄉薦三試南省俱報罷旣而懲癸未塲
屋火且欲得祿以爲養乃就胄監資格釋褐通判池陽
職掌稅糧凡其施設有出於催科之外士庶多德之勵
志守官三事爲主丁母曹氏憂卽日解官奔喪或云三
峽秋漲宜少需君不聽布航竟無恙服闋通判漢中值
歲荒時余肅敏公子爲巡撫以公爲才凡賑卹之事一
以檄公由是荒不爲災有奸人稱張都御史糾衆爲亂
所過受詞密捕得之餘黨驚散有盜剃髮詐爲僧巾隱

隱欲挾妖書以惑衆并廉得之以置於法成化庚子大
荒豹虎公行公行縣至黃荆渡入夜漏下三鼓二虎卒
至衆驚散去公再拜祝曰鏡在官來內不敢私外不敢
苟有媿鬼神惟虎口是聽已而虎去衆復聚乃得復就
傳舍丁母燕氏憂服除通判平涼民饑艱食公私掃地
赤立僅有藩封祿米預儲民間者可借俵散或謂宗室
固不急此然乘時糶之可邀倍息今如此則怨矣公不
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市有虎數傷人公定爲賞格使人
捕之乃息滿九載銓卿校政成無公私過名得超異進

二級同知大理所隸多土官舊俗謁見有儀蔭襲有饋
雖知取予者亦多因仍公見皆一切竣却之時見素林
公俊時爲憲副最惡臧吏特重禮君滇氓尙鬼公所至
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公以林命往毀之方
航高浪如屋從者膽落公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
事而還歲旱禱雨輒應雨足禱霽亦輒應異教有名能
驅霆喝風罵雨爲人所信向者屏之弗用崇正學校作
興人材尤加之意宏治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
官享年六十有三卒後或以公帑不清爲言者僉憲李

君轍按部考之除正數外羨餘百金封緘如故乃嘆曰是且不取可厚誣也耶遂以羨餘爲公賻題其銘旌而去公早歲食貧服商賈以供菽水勞苦率自任之尋以戶役當事公府恥不欲爲百計脫去聞古戎陳御史號明經擔簦負笈從之學每讀書一巨桶中以禁出入力學無寒暑間至忘食寢公性嚴厲有過必冠帶勇受杖責常迎養官下比歸請輸粟以膺仕服轉大理堅欲終養父命不許乃行處弟怡怡然或忘繩檢必加戒飭燕私器服必以均之視子弟之子如己子父爲族豪所陵

事豪彌謹卒能有所感動與故舊厚來索遊者必滿其意與之盡懽而別有父卒於官去家三原不能歸者乃津遣之王端毅公恕甚重此舉謂古人麥舟亦不是過戚里有負官錢者爲之假貸以輸雖累償殊無所悔其周人困乏率皆此類家居不以造次廢禮盛暑中未嘗短衣單葛退食自公必課諸子弟學業多至夜三常爲肅敏公所重至易其字以屬望之在仕途并未嘗干人雖於肅敏亦未嘗私謁也公初娶周周卒時爲諸生繼趙趙卒時爲舉子繼陳尋有官守子男五汝舟汝弼周

出汝臣汝吉趙出汝實爲給舍數有建白泊郭氏女守節者陳出孫男丁_二缺_十字_十曾孫男女十人之轍俱幼孫葬地在州之萬壽寺北爲水兌山之陽卜宅於此乃卒之明年十二月之十八日君官五品以給舍誥贈奉政大夫在今制得立碑方跌圓首于墓道故書其家世宦履歷以表之庶後有知君者哉

重修太平寺碑記

周崇禮

大明永樂十四年州之西南百里許沫東場有義士宋道元於玉臺山之陽因古有踪尙存施地一隅建草菴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三十四

田數坵爲常住時爲草創名曰太平安住僧祖師祖崑供焚獻鳴鐘鼓至天順元年祖師紹立祖廷建正殿塑佛像及兩廡代有更作迄今百四十年於茲矣正德丙寅有僧常性來自成都掛錫此山僅二十年慨昔師祖之積累艱難或限於財而未成或拘於時而不得兼年代已久風雨侵多不免無傾頽之患矣正德二年廼募緣得粟帛布木石前建天王殿三間并其像後建正殿一廡一廈與夫左右迴廊周匝完固外又環之以垣墻樹之以名木凡百今聖像未起浮圖悉皆增修補葺金

碧丹堊熒煌耀目沙門自此一新也今年落成安谷善士陳君憲舊爲檀越香主以狀屬予爲文以志厥事佛氏之說盖自漢武夢金人長丈餘遂遣使西域於天竺迎其人得其書歷漢而下南北兩朝崇信尤熾五季宋元以迄於今其法流入中國繁衍不絕凡我中華名山大岳皆其蟠據固各一道也噫地靈人傑古今通義況此太平一區三峩峙其前九頂列其後襟沫水帶青衣高亢朗爽水秀山環茂林修竹森木嘉卉四面帡幪眞吾嘉之奧區也大抵創業固難守成不易常性托業空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三十五

門傳燈已久內有德慧外有勝行其所以纘承先業恢宏梵宇爲慮至深且遠者故因而書其事於石以昭百代之光庶不爲左右之侵漁而使徒子徒孫守奕禩於不朽云

重修凌雲寺記

陳起龍

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雲古誌之矣余以奉命省方宣德類情斥候之堅瑕官員之利弊四野之哀鴻都邑之修廢職在周知夙夜在公罔遊於逸焉但平定府舊稱海棠香國而宣朗佳奇莫加於凌雲

公餘之暇暫假登眺於是取渡保平有龍泓口八仙洞
歷東山寺踰嶺而下過普濟橋面托塔天王有放生碑
在焉縱步而上路經峭壁坑挺幽坦似浮水上有兜率
宮雨花臺披襟臨風劃然長嘯不覺身在天際非人間
也爾迺接三江之奔流如風檣陣馬之奇覽三峩之雄
峙如屏嶂墀堞之勝坐九頂峯中如所謂集鳳望雲擁
翠棲鸞就日丹霞者何異入山陰道中佳景愈出愈奇
令人應接不暇也况乃洗墨池清音亭註易洞寶塔山
祖師庵俱爲名勝昔唐韋臯鎮蜀江有伏螭作崇往來

舟楫多受覆沒鑿大佛像以鎮之陵險爲夷至今食功
德焉中構正殿山阿蒼郁備諸蘊蓄左右尊者莫不畢
具奈何烽燧頻仍寶鴻閣遂就傾圮豈運數屯遘山靈
亦受蒙塵與余謂氣數繇天振起繇人山川風物動關
國靈曾記鑿大像時海通禪師發至誠心抉目勵衆遂
安彼暴流成彼巨功嗣後者補葺獨不可聞而興乎因
是與同事將軍督鎮矢志恢復盡出囊中鳩工採木不
移時而正殿金像經樓廊廡次第成焉雖未驟見富美
如初而規模已草創矣俟後之君子有同心者必有見

而感感而漸爲潤色者庶幾惠徼佛日陰垂嘉庇俾夫金甌孔固磐石泰寧有如此山福履湧泉式穀淵宏有如此佳氣煥發民物康阜有如此青青葱葱則是舉也韋節度當不朽矣因報命孔急未暇勒石會至仁浩蕩澤及枯骨復勅蓉城建齋以蘇幽滯繼上峩山轉誦貝葉事竣與衆共議因謀諸野葑非不遺使陳固陋集而爲文列諸碑陰以誌不朽云

重新凌雲寺記

尹東郊

全蜀名藍古剝隨地有之彌望列境若凌雲寺可謂獨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三十七

得形勝之甲者去郡一里許九峯峭峙據嘉水東第一幽處躡虛而登逶迤達其巔中有寶坊高朗雄麗俯眦山川城廓舉目可得一郡嘉境畢斯會焉上巖石嵬異若犢駭若隼立若豹躍虎踞橫縱偃仰益玩益奇有林木蒼蔚紺碧滑膩又有三峩如戟控其西錦水雅江合流襟其麓唐開元初僧海通者見驚濤怒駛覆舟滄稼卽危巖鑿石肖梵王鉅像以禦斯害宅心仁矣第工費浩瀚未易底成通輒物故由是繼作有施俸錢計萬以充工者上賜麻鹽稅以資修營者有增覆九層傑閣者

岳高數千尺嶙峋若罨畫下有碧潭爲蛟龍窟宅鐘鏞不可宣雲蒸日曝光彩激射過者爽徹毛骨股栗不敢褻視巖左有泉石生涯石壁右有大像閣遺刻岡之上有塔循逕折入綠陰中踰小坂曰後庵四顧清景逼人鳥韻泉香莫罄狀述歷朝勅九頂山凌雲大佛寺額內坡仙清音洗墨池邵伯溫岑參李習陸放翁韋臯諸賢賸有雄文詩什鳴是山之盛閒有僧清素及尤代住持率望重禪林元兵毀僧岳千峯梵行峻著載興是山蛻軀尙存寺恒默蔭山靈故居僧代多謹飾雅俗者聖朝

千金舉公力致噫威力使人者莫過有司貨財使人者莫過富室有興舉役羣力猶磨歲月始克就緒眞公纍然一僧獨用口舌化財力成是偉烈雖佛教能感人非有勤動操能是歟外而魏公嘉是境之清憶前岑守諸公之樂俾樹桓表競秀齊雲雨花半雲亭臺悉臻華美自是若今大司寇彭公憲副顏公僉憲余公致仕蜀人文康萬公肅敏余公及隱賢徐公補輩皆富題詠於茲爲陶寫地也又若判官錢公敏委建龍王殿凡諸梵之金姿寶相皆易易焉者其雲窻霧閣虹舒霞映偉哉翊

教之功使禪學者得泳游慈雲慧日之下孰不稱美之工訖涓甲寅冬建勝會合諸檀施顛落成也於戲通師卓錫是山極肇始功矣惟才修其廢墜擴恢復志矣眞公茹苦含辛老而不倦足以見願力堅確集二公大成卓然異於人同袍者衲栖錫出三公之績寧不第其軒輕而體悉乎併書礪石告諸將來相與嗣葺勿壞抑亦淑民心隆國祚共樂太平福於未艾也豈無益圖哉覽者不訖庸昭永古是記

郡東南歷凌雲烏尤諸山而下爲青衣川世傳有神着
青衣著靈異佑我蠶桑土人德之爲立祠食報因以名
其地云沿川而下爲紅岩產鹽復產油泉代燈燭光益
燄人咸鑿山煮鹽取泉稱便故商賈輻輳舟輿駢集青
衣實通達爲劇且自憲節開府城中控引瀘戎諸郡部
檄絡繹公車出入誠孔道矣然道之橋有二其一在凌
雲山後其一卽青衣惟具礮杓枕籍闕三字畔當夏秋
溪水交漲暴流不可渡舊橋俱圯行者病之先是有黠
僧欲橋山後持教言往括民財遍悉商賈雖負販經行

者必取斂又往括六邑而榮威之民以往來夥尤括之
甚鉅殆可五六百鎰矣經年罔績我分憲趙公過其地
僧猶以窘告乃發諭輸入役者百餘人出舊材於水舉
石成梁礮始就斯亦久且難矣時里中耆老二三人謀
曰青衣弗礮雖上流獲濟猶弗濟也安能有彼忘此以
達郡城但前僧括財擾衆衆口嘖嘖稱憤財復可括乎
前旣軫上官慮勤勞役徒今復可勞乎事在公心直已
勤力課功雖費亦僅僅耳盍集村衆伐材於山維舟於
水有願捐助者率十之一二弗願者不强也乃指天日

陳誓辭毋敢私走朝夕冒風雨毋敢怠緣是衆果奮決
茹蔬裹糲往襄之不待期會徵發而礪遽告成矣庠齋
彥伍君開祥洎鄉老李仕清輩索言於余勒石以紀其
事余惟往歲趙巡憲公疏南河殺沫水保障城宇百年
重計也不役於鄉不粟於廩用干法之民輕重而遣之
親自規畫日臨視焉水果南徙十之六七若佐下風者
同符德意戮力勸事河必大有就矣余每日擊之深有
慨焉茲觀躋於郡東僧括頗殷徒以飾第麗宇馳駿囁
齧見其置宴高會聞有官長往登席嬉嬉不之駭功幾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一

廢若非得上官董役僦工又將何如也卒賴嘉會始獲
濟今諸鄉老感倡率之意遂不煩督勸不縻重費取涉
遠功百倍不爲勞而成功迅速此殆上以義風之茲固
以義感之也所謂好義終事者非耶敢題其礪名義礪
并紀始終以告人人俾知所自云礪經營於正月落成
於三月初五日

東坡書院記

劉春

距嘉州東涉江而北不五里爲龍泓山其巔平衍四曠
有洗墨池焉池上有魚化龍三字正統戊辰州人東山

居士劉公洪禹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與左爛柯巖洞字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憮然曰東坡眉人眉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此昔爲公潛隱之地遂創爲屋若干間肅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復募僧居之以給灑掃奠獻之役令其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書其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爲方伯風裁凜凜癸卯介之亦舉進士於鄉今爲夷陵太守政化大行而東山公先已棄世介之時至其院見其堂室已風雨浸損口就傾圮僧

之事事者弗虔乃愀然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引後賢之舉也可使鞠爲榛莽耶因加修葺而嘉州太守永興曾執初公見之曰是吾責也乃相成之而黃門章君世奇適至曰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余爲記夫世之賢豪英哲其風聲氣烈俊偉不拔者當在時多屈抑折挫然其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久而益振矣若東坡初應制卽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嘆曰奇才然而自筮仕至沒迨四十年立朝者前後不滿一載中間因

事立言因地見功挺然不羣而亦以此賈禍崎嶇嶺海而卒不變蓋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其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一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立於朝廷之上而其風聲氣節使人感慕慨嘆以爲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其世思欲見之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有所興起焉況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院之所由作也嗚呼是豈非實有諸內者耶觀於是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一時之得喪置忻戚而尙友者亦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三

未可以成敗爲進退也余懼州之士藏修游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惑焉因詳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慎好古樂成人之美以勵風化而介之汲汲繼述先人孝思不忘尋將啟厥後之科第雲仍者咸潛修於斯也是皆有可書也

明故吏科給事西坪安公墓銘

楊 慎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於蜀胥宇渝堞世業錦帶家餘青氈有開西坪實哀南川穿楊葢殿揆藻花甄珠聲玉價綺合續聯紫廬日直青鎖歲遷封章胸臆轡車枹

罕五鹿折角孤鳳高騫爰羞仗馬實陋寒蟬帝閭頻扣
王路期平我仇有疾子歸則遄蘭萎茅拔龍蟄孰甄委
之時命和以天倪我邱我厝我撻我泉我歌我呶我齡
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笥瑞應文蠲高朗令
終上壽躋玄昭宇覺視大霄甘暝石門鬱鬱蔚何裕裕
發潛之光納幽之羨益部耆舊孰紀英賢嗟歟來禊謫
茲銘鐫

祭彭子冲文

汝寔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峩挺生古則淵雲儷跡今則安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四

徐齊名冰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之鳴蜚聲
里選標錦禮魁仲舒哀首賈誼秀才筮仕聿始式登諫
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堙井埋輪善善之周
卯鳳胎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康陵末造禮云紛起危
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靡他中立不倚徵典抗章通郵
書史匪叶於今乃稽於古考衷自信見怒於下旁午糾
焚會逢其怒鴟鵂爭鳴鰵鱗翔舞羣飛刺天積毀銷骨
我轅旣摧我馬亦蹶楊子岐悲阮生途哭栖邱飲谷退
修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鸞

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徜徉永年圖史簡策自樂其
眞忠信篤敬允書諸紳兌山之陽三峩之濱願言卒歲
行歌及春日奪英嗣天耶人乎君弗過戚猶東門吳謂
天無知作德不孤謂天有知乃如是夫昔予遐謫遭君
南國言感北風相顧動色執手河梁慰予努力驅馬修
門索居絕域念自分攜每疎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
君身沉冥君行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爲進於役有期過
嘉忽忽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懽百篇朝發相會
慘顏相思皤髮別君未久訃音忽傳乘鶴化去騎箕上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五

天旣扃夜臺永隔玄泉臨風把劒傷心絕絃嗚呼夫子
自免歸居華問竺行亟騰薦書賀者在路弔者在閭君
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賚志欸安歆徐天則不愁人其
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生所得孰多峩峩山
色湛湛江波視君豐碑千古斯那

清音競秀詩卷序

蟠峯李子子安銜使於蜀東阜劉子作詩贈之狷齋謝
子繼之東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耄予不敏五之
屬而和者又若柯首萃以成什乃孟冬廿日會於凌雲

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睨久之且邀予篆題予卽以二亭名名卷蟠峯子曰義曷取乎噫山水之清音無幾耳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啄鳴之善也疇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幾耳予行萬里閱人多矣所咏嘆緘藏者僅是所爲留連徙倚者僅是茲可曰無擇穀乎率是道也於學術分其眞贗於朋從分其鳳鸞於尙友師其峻特於剽務審其義命可以提身可以大畜可以樂羣可以同人畜之大者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推是說也雖終身行之可也奚翅爲山水詩辭指哉耄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六

予不敏題以爲清音競秀詩卷序

九峯書院記

朱延立

柱史雲夢熊子按節嘉定乃與少參何子僉憲鍾子謀築書院於九峯山其守邾子鼎領之乃今工竣訓導蔣瑜者持鼎之牘來求記余曰建學育才國典有常乃復有書院耶瑜曰九峯有奇勝余曰書院固以勝耶曰嘉之士且衆學舍弗容土業弗集以渙散之累也茲之舉學宮之翼也勝其次耳余曰然汝謂諸子之爲是謀也將謂進取者之便耶瑜曰是非所敢知願教焉余曰不

然也夫學覺也士類處而講說之求以覺此心焉耳矣是故善學者充吾本然有覺之心以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各中其則是曰正覺是曰正道而吾始謂之完人非是之學不謂之道烏得爲完人耶故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予謂書院者學宮之翼也其道乃在於是若曰吾之爲是也將以便士之進取也則士之於家容膝之地皆能爲之雖學宮可虛也奚書院也歟哉瑜曰瑜也聞命矣學貴立本功貴知要願奉以授之爲書院記以致於邾子告之詣學士余曰然熊子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七

名爵何子名鰲鍾子名錫具見乎錄

嘉定州修城記

程啟充

嘉靖甲申冬十月城嘉州乙酉六月解役於是督儲叅

字缺二公大顯問記於逸史程啟充氏夫嘉之城何可緩

也夫嘉據蜀上游水陸都會天全六番中鎮利店之獠

環徼而居茲其襟吭也哉往歲錦沫二水汜缺之東南

乃有胡侯堤缺東南堤成會調官去西北故未遑也事

在安長公記中御史范公永鑾行縣至嘉則下令城城

則屬之州守李侯輔則亦維叅政毛公思義僉事歐陽

公席胡公岳翁謀相成丁夫錢穀皆得請焉乃李侯晝
夜董率肆厥心力則舉郡中豪傑八十有四人分布遠
邇次第其功東西相距七百九十三丈以六十八人隸
之刊木疊石入地四尺附山六尺有奇石取諸他山務
堅而才計以方厚期久而完繩墨而追琢之必精而工
合之灰以杜其漏隙築之士以防其分崩程之式以一
其規度改瞻峩門據西隅之原迤東之高五十二尺次
三功殺其字缺三而東之高幬山倍之滴水岩降四之一
岩之東三倍之又東塞北門故道又東之將軍臺其高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八

唯均臺之

字缺三

辰門迤南爲育賢門自南而西爲望洋

門又南爲來薰門乃因胡侯之堤城東南廣與崇分厥

崇增堤

字缺四

仍之蜿蜒相接遂爲通衢矣是役也鐵工

百有五十石工五千丁夫萬有五千僧夫九百石材百

有字缺五

半之鉄三半之計廩則萬二千斛運石之艘五

百白金之出三千有奇民匠之直取諸乎里

字缺八

石者

十有四人人直四功

缺

廠五十背三高亭夾溪而營可

十四三里司灰鐵者一人總簿

字缺八

督者主簿王世淵

典史李

缺

鄉士夫則章濟南寓之暨予上下其議李侯

勇於決擇排紛蓄字缺八天下郡縣固未有若茲城字缺二

高而堅險而缺塞北缺高標南臨洋江東則錦水龍灘

西則字缺八後先抱負吾鄉之人君子字缺二義崇本尙志

小人勤苦質直不事遊賈夫君子盡其心小人字缺八堅

負險之城池地利人和缺是三月侯輔以疾卒人情恐

恐幾墮前功乃予感激以字缺七程吏目紀經故得終始

其字缺二舉大者力集事者人得衆者公區理者財上下

小大罔字缺十役之興固有由然耳矣法當論次其事復

刻諸從事者之名氏於碑陰代李侯者梅侯以下缺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四十九

唐球錄

邵經邦

唐球者放心方外唐末隱蜀之味江山綽有詩思游歷
不出二百里至性純慤篤好雅道閑曠疎遠邦人謂之
唐隱居王建召爲參謀不就爲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
中臨終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
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沒得之十纔二三自
題有云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又贈僧云不知名利
苦念佛老峩峩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
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鍾罷高縣漉水羅今以其故宅爲

隱居寺

嘉定州學儲書碑

趙正學

嘉州學儲書未始前聞也嘉靖癸卯之臘僉臬事關中喬公由南戶部郎中試敦悅而來也服事樹風率先勸學進師生考問志業應若鳴鐘經緯執事申嚴課程明年謂書未備捐俸三鎰購之江表書肆得十三經二十七史九十八子及近代名家詩文集總若干卷類儲之於是尊經崇文輒忽充棟矣先是公未至州人程先生大新廟學不煩有司是歲適成形勝土木擅西南之盛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

且以羨餘治祭養之田乃喬公復能儲書以成之師生業於斯多識畜德於斯其厚幸哉宋呂陶言蜀學之盛文翁石室高眈禮殿田元均石經皆冠天下而垂無窮今職方輿圖大於漢宋學官興建無遠不周嘉州學能冠之與否所不敢知以方蜀學石十三經則喬公之儲爲富石室禮殿則程先生之工或巨特未一石之耳卽古今尙制靡同未能遠過其視三賢終始之用心豈殊也哉考史漢孝景時文翁始作石室踰百幾十年東漢□□中高眈作周公禮殿踰千幾百年宋皇祐中田元

均補刻公穀二傳十三經始全今茲學不知後百幾十年能得增葺如高眈其人焉爾乎又不知後千幾百年能得補經如田元均其人焉爾乎此心不磨無文王猶興夫固後來責也矧二君子爲之先典籍廟學一時並美不待踰年業已全盛則所以觀之者深矣不必百千年所而一再見或三四見未可知也誠有之其盛不知當復何狀顧今一時萃蜀學百千年所之盛師生誠厚幸哉然予聞當時文儒唯蜀學最盛若王褒揚雄以文章著莊遵李仲元以有道著趙典李尤王渙秦宓以文行

才辯著張浚虞允文范祖禹張栻李舜臣以事功道學著故於今翕然稱漢宋人文之盛而崇三賢作人之德尸而祝之猶未艾也嘉州號多才值今全盛讀其書者有能妙契直取立乎其大而不以博我焉則爲遵爲雄爲浚爲栻爲祖禹以實其盛無難已由是進進不已出於遵雄浚栻祖禹之上爲回爲參爲伋爲軻以極其盛無難已聖代菁莪棫樸之化二君子成身錫類之德於蜀有光惟爾師生是視可不慎與可不念與知州何君□忠信好德俾來委予碑以傳予惟喬公貞清博敏持

以簡默進當兼善天下程先生壯歲直節晚德彌邵退
能淑其鄉人弗碑亦傳也予不文其何能任獨求諸心
脫然若有見於讀書之義願與師生共勉之喬公名世
寧程先生名啟充前浙江監察御史書目鑱之碑陰巖
世守云嘉靖乙巳秋八月吉日

嘉定州增葺廟學記

馬理

愚觀嘉定廟學具四美焉數學於斯者苟失所從事則
四惡隨之矣按州學舊在城南隰地沫水爲害始遷城
中龍頭山阿未善再遷北原猶夫初也天順末乃奏遷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二

於茲玄壇洞所掘地得石刻云玄壇守此地留與聖賢
居蓋古哲所卜地也今相其地則奠位高標之麓遙連
峩眉之脈俯瞰四山圍繞三江拱揖多態環抱有情趾
基高明卉木葱鬱誠煙霏霞栖之區鳳翥龍蟠之所蓋
三遷而得勝地符合古賢所卜此一美也廟學由三遷
以來成化中魏守瀚葺之宏治初張貳守楫葺之迄今
壬寅幾六十載壞矣鄉哲浙江道監察御史初亭程子
自遼東戍還謁廟視學慨然曰方今法嚴賦繁有司興
□實難葺茲廟學啟充任之遂自捐百金巨木若干

曰茲義舉也從者聽於是郡守佐樂從出銀米若干師生樂從出廩米有差鄉士夫義民樂從出錢穀有差經營維始度材不足忽江漲有木千章隨濤而下使舟子集於水滸俟客至平值易之小大足用事出義舉官無科斂材木自集若有神相此二美也工始於壬寅八月迄甲辰六月落成廟殿增崇至五丈廣至八楹浮柱皆十圍以上次葺兩廡重門次遷啟聖祠於左建文昌祠於右次葺循良祠於前左鄉賢祠於前右皆美大於前次葺學門於外次迤西葺號舍三十間倉六間次葺二

門於內曰誠敬次葺三齋內號舍六間次建閣於堂東曰尊經建樓於西曰崇文次於堂後陟岳之處葺門二曰自邇曰自卑其上巖葺亭一曰高美遷敬一亭於高美之左巖尊綸音也皆美大於前外疊石爲垣周一千五百餘尺募礪房羌人營之吾夏人不能爲也舊材之用十之一石百之一甃千之一而已高明宏邃翬棘炳煥甲於他郡此三美也工已料所餘金置水田二區一田於峩眉天池一田於來江九盤各一頃餘以贍敦學分巡僉事三石喬子曰夫學成不可無書書在世寧遂

捐俸若干購書萬卷儲之閣樓以惠學者蓋經史要書無不備焉夫師生膳外優以學田業外博以諸籍厚矣哉此四美也爲師生者數學其間苟倦教而厭學則上負建學立師作養之恩下負葺學置田儲書之意斯暴棄者流甘同凡民惡也否則徒事舉業無關心身名或幸成道終罔覺以義爲利何所不至斯天下國家之害凡民不如厥惡大矣否則誦習經傳不求自得佔畢徒勤昏塞如故從政不達師範尤難或隨人悲歡或執一廢百斯迂腐之儒亦惡之流也否則以經籍爲糠塵以

問學爲丐乞藐吾儒之正學信異端之巧言斯淫辭讒說惑人害政慘於夷狄亂賊之禍烈於洪水猛獸之災此害及天下後世惡之極焉者也矧古習異端出於楊墨出於佛老今則出於孔子之徒是越人父兄者匪跖匪躄卽所懷保之子若孫也於戲學者爲惡至此異端不如尙忍言之哉夫惡不可爲美則當念其分在於敬肆之間而已矣教學於此者誠知敬以進道則書博約之資也學致道之區也廟祠見聖克由思齊尙友之所也田大烹之養也勝地之卜於古哲者良有徵矣不亦

美乎哉竊見四美之外有遺美焉夫程子明而敏廣而有制其文垂世之文也茲不自記而讓之喬子喬子明而敏博而雅其文垂世之文也亦不是記而讓之鄙人欲成君子之美故不辭泮池外石垣州守何貫爲之走書徵記者爲學正張琨壯其事者爲訓導徐伯山名不勝書書諸碑陰云是爲記嘉靖乙巳夏四月吉日

續刻茶經序

郭子章

尋出試嘉州登凌雲山山九峯相向予字之曰小九嶷寺僧飲予茶色似虎邱味逼武夷而泛綠含黃清馥芳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五

烈伯仲天目六安予摘其芽命僧旋焙之歸以飲藩臬諸公已不稱良者予同年張仁卿以龍安司李攝嘉州予語嘉之嘉無嘉於凌雲茶張君至嘉報予曰誠如君喻顧茶經未及載予欲續貂陸經子爲闡凌雲之幽以補竟陵之缺

註易洞銘並序

陳嘉言

九嶷山人陳嘉言理郡之暇遊九峯之山近亭安先生注易洞觀所著方圓圖仰惟先生元德懿範籍甚海內道風與山岳同高勝氣與烟雲俱遠豈直儒者

師之實乃邦國之珍也遂不揣鄙薄僭擬斯銘銘曰
於惟先生厥德孔碩該貫五經尤深在易教不泥文學
惟究畫潔淨精微無隱無瀆逍遙九頂友於三益續孔
韋編得周正脈監觀道範式如金璧岩洞寥寥輝光奕
奕

周易洞銘並序

劉隅

讀易茲岩者有明先生安氏也名佑字于吉先生玩
咏探體餘十年而後出以理民入司邦刑厥施未溥
以沒然民至於今祝享之有子爲名諍臣巨儒而傳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六

先生之學益邃則先生之易爲不亡矣闢崑爲洞宏
深幽閭而可仰而思頰而息終身也者實先生之子
都諫君作之曰周易者前嘉守梅羹名之都諫君命
作銘以示永永不湮其友魯國劉隅銘曰

一畫造形四聖繼纂元旨殊趣至理斯闡不善其讀糾
分以舛於惟先生靜契冥觀謂茲大易渾渾元元如海
無圻衆聖之詞順背洄沿孰非海瀾後千百祀聖人出
焉亦必異詞異象而同詮是故可言可以無言惟茲岳
洞中涵六虛連峯崑嶸二江淳紆三辰上麗庶彙旁敷

其先生之注耶非乎我銘丹壁用配靈圖

理鹺說

余承勛

青衣非產鹽區也而編戶中有竈籍焉故民無鹽井者而歲額之課不得免焉民所由憊矣是故取民之制莫善於租庸調已耳因其民有所資益然後制而取之不易之常道也今夫熬波出素擅山澤之利而資其用於公家者竈業也今指其農夫而謂鹽本業也是種穀於田而責其報於海若之鄉矣劉侯貞齋曰版籍不可易也吾喻爾以熟鹽之道可以無憊矣是故散鹽者煮夫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七

海也解鹽者引夫池也形鹽者則掘地而爲之化爾今置竈者雖弗知三者之說然而施田器於山澤之間燒畚懇畛以致乎登豐之利其道一也是故弗違農時培養節縮以導夫利焉則夫斤鹵而畦隴矣牢益而穎粟矣轉移元化虛竈之鹽於是乎秋而熟矣何難於歲計已乎當路賢劉侯旌之嗚呼昔漢文時無鹽鐵之利而天下富亦惟有豫之之道弗盡民之利爾若侯豫民以熟鹽之道而且公私利之其解池之南風已乎解池之鹽大都如耕種疏而畦隴決水於其間俟南風起而其

鹽遂熟矣是天所與自然之利而山澤置竈之勞弗與焉若侯所以不置竈者務休息也儲耕穫取之弗盡其利而公家之財用足蓋類於解池之南風已乎於是乎歌南風之章以歆豔之

嘉定州志序

李采

夫志於郡猶之乎史於國史載域中之事志亦宜然所以粹擷故實旌別淑慝標往昔而詔來茲非苟而已也故其蒐輯欲該備大觀也不則一目張羅寸莛起音耳將管見窺聞者遺其品覈欲精昭實錄也不則昭明埒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八

鳳騶虞疑虎耳將貴耳信目者惑顧該且精非博雅君子孰能之嘉爲古名郡其山水之勝甲天下從古記之今觀翼然壁立於西北者高幬聳也翠然屏列於東南者九峯出也屹然砥柱於中流者青衣峙也潏流浩淼分源合流如玉虹素練汨汨東下者三江逝也以若明秀清傑之氣鬱紆磅礴擅美金天其所包孕者招徠者布濩流衍者當必瓌瑋琦琬夔絕殊異而物華人文非方輿之可數數見也此豈稗官小乘之所能當哉嘉舊有誌絕筆於嘉靖癸亥無論其中郢書燕說周璞鄭賈

卽數十年來地里之遷仍設建之廢立官寮之或臧或否人物之或謝或興戶口賦役風俗之或衰或盛或重或輕或澆或淳也茫乎不知畔岸浩乎不得津涯倘志之不修泯泯冥冥後何質耶大參元渚舒公嘗有志於其事檄予董其事予敢不祇厥命乃造范王二太史之廬請焉二太史德高月旦學富石渠所謂博雅其人可志也無何王太史假滿入中秘獨范太史一人任之口不言勞力則有餘鑪錘傳紀印証心目謬者剔之訛者釐之蕪者刪之缺者補之志成予見其簡而確婉而直

樂山縣志

卷十三

文

五十九

眉山得士錄序

袁子讓

嘉古眉山郡眉山之陽有蘓稽里爲蘓頌羈留地也頌實蘓氏家眉山之始越數百年而有長公不寧亢蘓且張蜀焉蜀中山水惟嘉最勝俯仰蜀才惟長公奇予受事眉山覽山水之勝蜿蜒扶興知長公之奇固非嘉山

水不能孕也及與多士接閱其所爲文則嘉山水之奇又若非長公之所能盡也視篆以來一月兩課士以其文稱量之與諸士約曰文章內源心術外抒行誼欲求有的要於奇不失正卽如長公之文詎不奇甚而未嘗不軌於正也諸士以爲然相與守之戶誦家傳以步趨長公爲的然終閱其文危者層出急者湍發層出者如九山突兀湍發者如三水飛流總之成嘉州山水之奇而未會山水之妙也年餘拾其奇不傷正者手爲之筆削而剗斲之命曰眉山得士錄取其彫歸於樸絢反其

素有蜀山之崒嶺而削其嶮巖有蜀水之渙灑而平其澎湃非以文跨諸士卽借諸士之文還範諸士也非強諸士命型於我卽假眉山之前修還鑄眉山之後學也夫文章止於進取亦鉛槧耳使其內關心術則初宜敦其本而外關行誼則未欲防其流生心害政可云細故乎由長公之文論長公之世則議忤介甫至正也力闢青苗至惠也節百折而不回至忠也家無十金之囊至潔也四海以爲家至無我也此其人心術何如端行誼何如介孰非文章之所橫流而濬發乎古人以立德立